



無量壽庵記 庚寅

京師宣賓里有無量壽庵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
文正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至孝至元元年大兵
驅至開平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
因禮佛性道者為師絕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莫與
母遇始自五年正月元日日誦妙法蓮華經至初八
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食周月竟九月朔亦如之
行住坐卧叫佛一聲恍然如見其母恒以清旦誦四
聖真詮臨暮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拜乃寢十有一
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草菴蒲禪師於慶壽寺滿號



之日居士時年已內附彊宇混一私喜可見其母巫
馳書候之則知北來之明年母已沒矣居士擗踊號
慟若不能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百餘人建白蓮社
廿有一年出已貲七百貫買地十畝於太廟之西作
無量壽菴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
圃手植嘉木廿有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
戒其言曰諸佛菩薩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修
越七日晡時至當去至是日己卯沐浴更衣書頌畢
隱几而臥坐俄有白蚕從西南下垂庵中廣數丈如
飛橋微雨灑道門人舉佛號五聲竟作禮跏趺而逝

口吐異香彌月日不敬葬諸太史莊之阡子覺興善
繼其志皇慶二年遇灾菴盡燬覺興哀金於好施者
復謀營建未幾規制悉還其舊覺興又沒其徒魏守
溪請於鄰之大長者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而公
曰昔先師之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
守溪之責也公以命史官危素按采通判贛州事尹
應元所撰道行碑而知居士之墓慕其親若是其至
及世祖皇帝誕降之辰用其法祈天永命故菴名
之曰無量壽充其事親與君之心可為孝子為忠臣
是宜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此菴匪獨求夫福

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庚寅

昔余好遊觀名山往來廣信之境繇龍虎山東行二十
 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挿入天際意其下必有
 遊世之棲息其間不然宜為瑯館以居仙者乃至正
 二年上清宮周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槎里者
 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極之堂堂
 東為丹室西為臨清之軒左廡為神祠右為賓位石
 室之下積水為池大旱不竭日還原池總名曰雲臺
 東鹿初君以儒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院陳尊師
 某學老莊之道而果於違世而絕物矣昔楚大夫悲

世俗之迫隘思輕舉而遠遊慨然有志於方仙之學
然其術甚微其言甚祕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
林可謂心跡俱超而名身無累人間愛憎喜怒休戚
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舉不能入其中矣是故古
之為其學者其跡多矣在於荒屋絕谷人迹罕至之
所信乎靈臺之勝惟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機辨
過人善治繁劇而解紛挫銳築斯館也將以俟供其
老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尊師既沒而君主之至
至正九年災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敬其所承傳者
果若是其重也君之門人徐廷傑余同郡人屬余為

之記

翊正司題名記 庚寅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備諸官署皆刻碑題名以為
 故實翊正司今承與上幕之賓稽諸案牘亦龍石列
 書之屬史官危素為之記按成皇宗帝即位之始
 以潛邸怯怙口民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路民
 匠打捕鷹房納^祿縣總管府鑄銀為印章秩三品其屬
 提舉司二一日人匠以董工執一日納祿以治賦役
 大德元年有旨以所降歸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戶置
 歸德亳州等處管民提領隸焉延祐六年勅更名曰
 翊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后往往親

視工事賜勞官曹有善故鹿頂龍床輿輦金卷吾殿
猶存於局其任不重矣於是重其任必束其官僚昔
者由斯而進用於政府臺察者徃徃有之攷其廉隅
克勤厥職人臣之義也官於翊正者其任之重如此
可不慎哉可不勗哉

吏部主事題名記 庚寅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
始顧今十年而石已盈於是脫次赤君彥清揚君伯
敬齋君允中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
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是
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
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事
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顯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
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於吏部明天
下咸福之於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

事無大小公擯之署必自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息無所施上無幸進之譏下無淹才之嘆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可不敬歟

龍山堂記 庚寅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余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誌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於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早禱之輒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曆中黑山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遼親見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

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亢故景先之
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
珪字 蚤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
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
酒臨眺彈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
也其後又作樂全亭於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
先即龍山之下結廬授徒者數年他日試藝燕南薦
名春官對策大廷皆冠多士益知府君之善教其子
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史記趙悼襄王二年
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數千年間皆為邊境

兵戈相尋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
寔近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亦君
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眾人抑
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覽觀龍山之勝裒徇斯
堂慨然思府君之德於石氏之下王氏之感寧有既
乎

文始道院記庚寅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其間與了然
子居相適及留京師聞了然子已棄家為莊氏之學
宿留於東方出滄海之上會稽之人造造見之余以
戀祿於朝不遑裹糧於求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
悵然久之客曰子之於了然子殆區中之緣而情好
之牽爾曾不滿了然子之一哂蓋了然子善推明其
師之說其與弟子言有曰太虛無所問玄妙無所為
杳冥無邊際生育無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啓日月
由此明萬化從此生空穢得之而晝八卦軒轅得之

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而治洪水
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玄又曰
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
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在此不可謂之
非此不可謂之非彼不可謂之在內不可謂之在外
混然融然貫通而無間者也余于是嘆曰了然子之
所造至於是乎其學者趙守真與其弟守玄請余記
其居文始道院其狀曰吾之先於宋有屬籍家於海
鹽州之安仁橋大父 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所
卜也吾父諱時亨遭宗國顛覆迺著道士服舍宅為

崇真菴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主至正五年吾
兄弟聞了然子棲於越上遂延禮以居之幸了然子
之不吾棄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菴故有土田悉以
供道院之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
其成道院之規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家
所以紹承先志無敢或怠嗚呼世之人措於血氣之
私囿乎器數之末孰知夫道之廣大而窺其全体然則
了然子之言粲然而易見洞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
院而并書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庚寅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
 禮部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
 侍御史虞榮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落職奪一官知
 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受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
 置十月至惠州寓於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二年三
 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
 鶴峯新居成峰在歸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
 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於惠再責授
 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即

位於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初度
 履謝達陞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烹
 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
 留公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
 年趙公汝馭改創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
 也故有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
 公顯行來守郡寔公之里人增創來問亭黑池丹竈
 蔬畦藥圃及睡美軒斜川佳處江山十里各有名扁
 兵後盡廢國朝至正元三十一年僉廣東道肅政廉
 訪司事張公處恭稍葺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郡

經歷韓君克恭迺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
 榮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首出
 俸錢為祠堂久之圯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至
 惠敬謂祠下顧詹襄回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驢公治
 郡政成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
 子燕居殿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京師屬
 素述之惟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
 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
 之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下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
 一時居顯榮者汲汲焉以薦賢報國為先務所以矜

嗟獎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進士公之文亦以布衣授官與修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扶征之時歟一旦憐人用事策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織羅誣蔑爭欲致公於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於詭口而反覆切責之也然公於患難得易有享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文章嘗舉柳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敬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則惠之君子妣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坐語以招公之寃要皆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觀驢公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

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驢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石鹿書院記 庚寅

至正六年番易陳君楨作書院於饒州安仁縣之瑄
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於松樹日光暎之瑩若
膏沐而光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
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於所居之近翦薙榛棘值微
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覘之不百舉武
而豁然平衍環以羣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顛
喬木成林石磴蔽虧而石旁倚呀然如蚌蛤有石昂
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
其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

光亭又西大石園園頂方跌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屋
 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堙者曰靈丘窪然坎者曰鹿泉
 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
 為山房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
 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曉烟雲雨風變
 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
 也因其姘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問
 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
 處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
 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遊衍

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
 有論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化行於一鄉遠而
 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
 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辛卯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再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於宋末仍因簡陋圯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與學正務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華赤高昌侯伯不華至首帥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 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於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己任公退即詣學宮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甃駟堊丹來及聖

師象顏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稟入才百有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民故民爭歡趨之以成其事惟州之山川險塞其人徃徃尚氣節貴廉恥道之以義則易於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顧為治者多以遐遠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於罪罟而莫知恤今州之大夫乃能究生玉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賢哉抑是邦之前修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孫公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興宗所謂奮乎世百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論風旨存乎方

策者則有未盡消磨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諸生之遊於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於鄉之先達然後可上窺孔子之門墻而入於官可不勉諸素固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於是乎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辛卯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

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

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十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

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於侯曰樓

將壓矣西江志本無此下十四字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

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廼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

積木石備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

素曰吾於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明教為先

務故是樓完繕於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子為之

學四字者是

一無此二字

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於新安朱氏之門幾廿年與朱氏以純茂篤寔切已致思用功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凶妨國詆排正學遊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予服_哭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胞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

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爾

賑卹樂戶記 辛卯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 詔曲阜孔公元措括
 故太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從諸東平明年孔公至燕
 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
 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宮縣二舞工人未備請
 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是且蠲其
 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
 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取京師房近諸生
 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月太常寺官
 太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皆貧命丞

舞文舞武舞

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十貫丞相桑扈坊
 國更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可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赤察而大司徒兀
 都帶兩公請賑其乏 詔賜御史臺贓罰錢八百五
 十貫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有事於太廟禮樂
 愬於 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
 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帛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
 幣帛各二束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人賜幣三束
 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延祐七年 英宗
 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縣四百四十五斤仍命中

書與之糧食至正三年 今上皇帝享 帝南郊
 丞相脫脫公請於 上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
 年春丞相 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
 泰丞卜顏帖木^兒復以為言 得戶賜鈔三百
 五十貫 於是協律郎邢敬忠忝規以余庀職
 史官請書其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遑焉也會遷太
 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叙 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
 於禮樂錫賚優渥而恩澤深醲若乃明律呂之原通
 制作之義其功至於舞百獸而來儀鳳因臣下之職
 也

趙氏家法記 辛卯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曰縉祖字紹先敬祖字顯
卿昆弟素相友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
有惠政秩滿代還以疾卒於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
蘇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歸才三年至是年廿有五
以志節自誓未四十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
於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保此孤兒幸不絕其後逾
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於
劉劉流涕固辭曰某年幼於事未通曉嫂氏家為長
其當任其勞可也於是事無鉅細一一咨決於徐姊

以織紵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冠猶從外傳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廩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顧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見得成人於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於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求醫藥晝夜不就寢惟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齋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氏寡嫂至元元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

葬從兄弟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沒於外家遺童兒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於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擲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之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於禽獸鬼域天典民彝壞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萬里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明天子在上旌其皂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於

此者哉延著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於斯文

倦圃藏書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辛卯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畫像寄余於京師余肅容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嘆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於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強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容少至孝紹熙間伏闕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攝薦授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陽安仁二縣有聲治攸縣冤獄多所平反累贈大中大夫六世祖諱

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坦功郎濠州司
戶叅軍辟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料官轉從
事郎推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轉承直
郎論邊事尤剴切辟湖西制置司準備差遣轉奉議
郎權提領封樁所幹辦公事通判通州提督天賜監
場改知黃州黃岡縣推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鹽
行在都奏院出為淮東制置使司叅議官轉承議郎
知高郵高軍兼淮東提點刑獄遷大理寺簿推知寧
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朝奉大夫改湖北轉運
判官兼安撫制置司叅議權知鄂州轉朝散大夫直

祕閣知鄂州兼湖北路轉運判官升直寶謨閣計度
轉運副使兼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大夫封廬陵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依舊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
道宮進直華文閣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轉中
奉大夫戶部郎中提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
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文字兼京湖制置大
使司叅謀官特授中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依舊直
華文閣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
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祕書郎歐陽公守道稱其
歷官多在邊城撫字以寬和鎮壓以嚴肅綜理以精

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字仲和貢于
 江西轉運使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
 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機宜文字政
 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於江西循從事
 即德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元永字正之而貢於江
 西轉運司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
 夫同知南雄路提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夫
 瓊州安撫副使祖諱泰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使
 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
 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命授連州知州丁外

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南人任風紀最
 有聲者父名憲孫字 以恬於進取蚤納其祿武
 昌路提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
 呼矣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知大夫之家變滅漸盡
 何可勝歎蕭氏之子孫祿仕者猶數世夫豈偶然哉
 蓋其利澤之所施於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
 其才留其有餘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擬其大要而為
 是記

陳氏尚德堂記辛卯

瀏陽陳君 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
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願孫舉進士授
邵陽丞將歸榮其親則過余求其記其堂按其家規
曰讀書必由小學大學循序而進講明修身齊家之
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文辭以釣聲利祭祀用朱文
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儀著為成書毋遽增
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淳
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女婦居內童
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已子婦

定省毋闕廢臨事紕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子
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取婦母苟利其貲產家事三
年以次掌之無事大小必告家長母得專行男子之
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
之三子婦績麻十有二斤取紡纘十斤女子未嫁者
取其半子婦治絲織綾緝者六十有一足予一足女
子三十有一足予一足能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必
紀於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昏酌酢私親
餽遺一取諸公庫定為品節毋過於奢任而有餘祿
者亦歸諸公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凡

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本其在於斯乎嗟乎
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惟力
之是騁末有不傾覆敗裂者以贏秦之強虎視六合
而咸震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之乎况

其名為其堂曰尚德

况者分

君之處規之置家規肅肅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
而慮之遠其為子若孫者夙興夜寐母喪厥德則其
興也將繇繇而未艾九江之宗家不獨專美於前矣
是為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壬辰

素既銘采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
其家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
東偏舊有樓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
君與東萊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獻公為
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
匿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聞般若寺曉鐘輒起亦擢
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於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
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君還自燕薊乃
圖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延師以教

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型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懼無以繼緒世業願為之記俾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現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慨焉以嘆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怡可之昆弟况有子孫自是以徃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吾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以為杞宋之文獻有不

足徵典籍之湮沒則攷據無其書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國而猶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子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書之緒於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徵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况有二字當易及其二字

揚州正勝寺記 壬辰



有為浮圖氏學者廣唐明二年建寺於揚州郡城北
 廂南進賢坊賜額為興教禪寺五代燬於兵宋建隆
 二年僧德欽延重修創大中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
 勝尋復湮廢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苦行務
 興其教有董評事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大隱菴菴
 在北進賢坊之念佛菴基廣五畝百六十步如祖增
 加營葺廣其殿堂以安徒衆淳熙十四年請於州移
 正勝以為今額如祖示寂楚州淨慧院僧師謙號普
 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十有七一善

妙善億善倚善德相繼任持是定二年夏寺復燬善
德持鉢化金建立殿宇郡人謝都機者施財為塑佛
像作藏室以貯經揚既歸職方江淮諸路設釋教提
攝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徒宗祐領寺
事加號崇理昌化大師判教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
久之棟楹梁榑腐黑撓折延祐元年宗祐廼撤而新
之益加宏壯其徒了忠裝飾靈山九士諸天像又建
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楹作方丈以為燕休之所至
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藏殿庫小復謀宗廣於
是殿堂門廡庖福庫庑始獲且完繚以周垣繪以丹

碧大修前觀先是如祖乞米飯僧迨咸淳間善德始
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七百餘步於城
北以藏遺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了靖所構也
厥後宗祐了崇道元了恭了真了泰先後增土田若
千頃時則有若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力
以相其成者道通照行進道濟道成道秀云至正十
二年道秀領常住事謂創寺訖今幾四百年其興廢
之故久而無所考證因屬僧行海撰次事狀京師安
靜寺住持僧行靈請余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國
而尊崇護衛莫盛於本朝揚為南北之要衝穹官顯

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財之淵藪其成此
固不可以為甚難然猶經營數十年而後大完以是
推之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成之之艱
則不至於壞雖壞必至於復興吾於正勝觀之矣

太行書院先賢祠祀壬辰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
太行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儒先生講道於家春秋
丁日及月朔望縣先聖畫像行釋奠釋菜禮其先君
子懼其襲也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
房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廡廊齋舍庖廩莫不
具完為屋於杏壇之以祠鄉先賢訪其遺像悉圖
於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緯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
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
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賈公居

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
宅於獲鹿其女子子又歸邑人故合祠於是健之游
於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慶師文
翔抵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嘆曰中州自金原
氏兵革糜爛衣冠掃蕩幾盡迨於本朝雖沐浴教聖
之澤而生氣猶有未復健也不能特立獨行為今人
不能為之事何其難哉雖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
先生於社健其習於禮者歟按中書不幸生干戈之
際猶篤好史學憂唐之事既忽無考乃著唐年補錄
之書傑射之在經筵以易春秋進講疏林瑀年月傳

會易筭之失皆有功於名教蔡元兩公之與學雄文
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被斯民乃蓋
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於元公者固已刻諸琬琰而
盛傳於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邑所
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遊來歌於此瞻昔
賢於一堂懷英風於千古其亦有所感發者乎詩曰
誰謂華高企其齋而尚毋自畫焉可也

揚州普門禪菴記壬辰

揚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塑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大像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於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於江都縣院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於山輦石於淵損金於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禿吉思寔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為恒產乞食以給衆揚為南北都會其

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菴待之未嘗厭倦又制
為規訓戒厲將來令甲乙以次相傳於後年七十有
五而終用其法茶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於蒙山
異禪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願清普賢
妙道智慧圓明真宗可紹志如所度之弟子曰常貴
正順和成堅用應壽仙真因定惠戒觀寔正林信妙
善滿行住了心恭俊清福賢皆冠以行字從其師之
命也至正十二年行戒領菴事乃具營造歲月師弟
子傳序因京師安靜寺行璽求為之記余聞異禪師
振其道於江左當時學者多歸鄉之蓋其所造詣甚

深非紛紛假託欺誑以從事乎口耳者也故志之建
此菴豈苟為安逸於旦暮之頃是以迄今恪遵律度
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堅定而不遷沮撓而
不變是在夫遊其門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
志哉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癸巳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魁章閣侍書學士
虞公集寔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
年鄒縣達魯華赤馬合麻君增素顏曾思孟四公配
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
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
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
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
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

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曾為述聖公思為宗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修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

適其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絳騷君應倉靡有凝滯將士歡悅及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歲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乃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備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德容粹溫觀者肅敬蓋啓聖王與夫人顏氏禱於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祕四公之功終古如

一日美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金谿黃氏墓記 乙未

金谿黃氏其同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於漢豫州牧琬孫固至唐監察御史洎之孫峻避亂徙閩峻孫光任王氏官諫議大夫分其子散居他郡今邵武南城臨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又有居板橋水南曹洲紅門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於閩祚生述述生漢淳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於鄉上名春官行至安仁沒焉其子蒙年十有一聞喪號泣扶柩族人憐

之提携以往負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母熊氏亦死
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其
志舍於家妻之以女生子曰有慶久之挈妻子還鄉
田廬為他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洲有慶築室
母墓左躬耕給食秋冬則犖鹽於家貿易米粟來年
夏輒平價予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恒
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當習
而祖業可也卒葬洪厚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弟兄居
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論說終日自幼至耄未
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葬蘇原

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洲配丘氏葬夏阮朝美
端愿似不能言嘗從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行歸
州守雷默參族人聞之曰此兒他日必為君子以女
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黃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
於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坐
而逝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厚朝哲嘗避亂負其
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兄不忍
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艘乃憂其私
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
氏取已資衰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

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卒葬蘇原朝華
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
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
茹按法斬之衆敬焉曰黃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
元老敬老回老卒葬湖州配張氏葬夏阮四世墳墓
皆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徙南城南城鄉翁原亦扣場
歲一還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亦如此生允學
允定允恂卒葬所居傍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道生
正平無後立中生嘒旆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回老
生順生 允學子生騏麟允定生驥允恂生滌淵昔

從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
墓在梧桐餘已莫詳所葬由諱棠府君而下墳墓始
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兵燹之餘文
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生死年月復有遺忘者
矣宗族逃散念念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二
遺善子能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子其世讓素
之大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嘒結交
歲行兩紀觀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周官之
設墓人以掌塋墓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嘒之慮患若
是其遠也

南豐曾氏祠堂記乙未

宋之盛時曾氏顯於南豐有淳圖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他郡因定居焉至於國朝祠亦圯壞不治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冲子家於金谿有薦於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而歸間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修壞補敝棟宇采章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黃君暉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熟聞曾氏

故事況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氏
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教過南原之祠瞻
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
之書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
先生真定諱 公維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藻
南唐江文忠公我朝盱江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
百世之下聲光燁如則為之反復加歎者久之然則
曾氏之祠堂豈止其子孫所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
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南豐今雖為州故
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工鉅儒名臣正士磊落相

望有不待合祭於隣國顧郡縣之吏與夫鄉之學者
有不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其
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燹之後盍亦購
求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人之君子則素他日乞身
於朝歸與俊彥之士沉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
哉昔者文昭嘗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熙使
謹刻諸

兵部續題名記 乙未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
刻石以紀官僚姓名於茲乙紀矣而書諸石已滿尚
書高昌至頭公謀諸僚宋賓幕各出稟祿更買石以
刻之以余嘗承乏員外郎去官未久宜為之記嗚呼
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徃徃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
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覩面者鄉非有
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敢望其修子孫後世
通家之好哉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闕諸且本朝
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日之所當急者乘傳為先

務使者旁午道涂晝夜不息芻粟踊貴而蘇戶凋敝
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
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
以貽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與嘗慨然於斯
由是知六曹設官所以綱維庶政若復使之馳驅四
方則曠廢天職其敝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
并及之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
縣三臺鄉作額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倫堂諸
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
先生之別號也蓋三臺^昔皆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
至剛與先生友善間往造焉輒旬月之留至剛之子
秦及劉英李蒙王果李真從先生游英早歲為吏一
且幡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短之甚嚴終則與之
最厚至是者倡祀事何平章曁留守不谷寔里各發
金幣裨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

畫者至剛之功也元至五年縣達魯華赤不華夏山
長王朝佐始構兩廡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未
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傳焉者非闕典歟至正十
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然以是為
已任謀與縣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畫秦等四人
像以侑食郡達魯華赤鎖住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
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達魯華赤海壽取碑材於西
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來助他日公使吏來屬
素為之記嗚呼去古既遠世之風俗賴以不墜者不
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生大河之北當國家混一

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磬南山之竹極其
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於斯讀
先生之遺書於是窺其門戶望其宮墻入其室與力
追先生之遺躅於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
也則莫也不獨服勤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於後來
之後彥豈曰小補之哉顧今用兵河南共億無藝守
令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載以圖不朽可謂知
所先務其牽聯得書者以此

考古既志四語可辨

此書院

當正德

臨川危氏家譜序乙丑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由諱怵而下七世
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由諱忱而下列為支三十有
六而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
倡別改為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末其出處行事
錄其大概昔閩之宗有字福可者諱知嘗嘗修譜工
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
之從曾祖諱浩又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序之
當泉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
未備素在童子時請於大父願具列而藏焉仲父諱

有成容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楠序之泰
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於是所謂三十六支
者始得校訂其譌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
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
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
自是來淳化以來以明經進文擢科第仕於朝於郡縣
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可悲也已
嗟乎微而大大而微賤貧貴富之一去一來者天也
非人之所能為也至於浚詩書之澤樹忠孝之節惡
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則

吾更之自勛其能以己耶謹志於首將以戒我後之
人秦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江
西
去
後

平僞六策序 癸酉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縣民常造
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
僞六策予錄之藏於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
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
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
言其可哀也夫予得其書十有四年矣而僞獠尚據
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斂人
貲貨以至勞廊廟之經營罷州之縣餉餽彌年曠日
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

何其久之能息耶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
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
務者謂之俊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
道已矣其負能尚氣槩厚然奇男子世豈多見也苟
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除外患起立殊功夫
豈難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其長子士原才
十歲今既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從予求是書藏
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而歸之惜予父文不足以顯
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揚氏族譜序甲戌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揚氏世居之蓋其先
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川縣長寧鄉之小郭里
其六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度
推揆嘗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者
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者十世孫曰應泰曰
三杰曰和也書之者十一世孫敏也應泰又請於故
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
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揚氏知之為詳
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侍

講學士無為揚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蜀院閩院丹陽房榮陽房其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者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於平學於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於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元公顯於四明學於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而弗講然賢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烏可誣也為揚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學耶於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焉則將光明赫奕不止

於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直揚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尚友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子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為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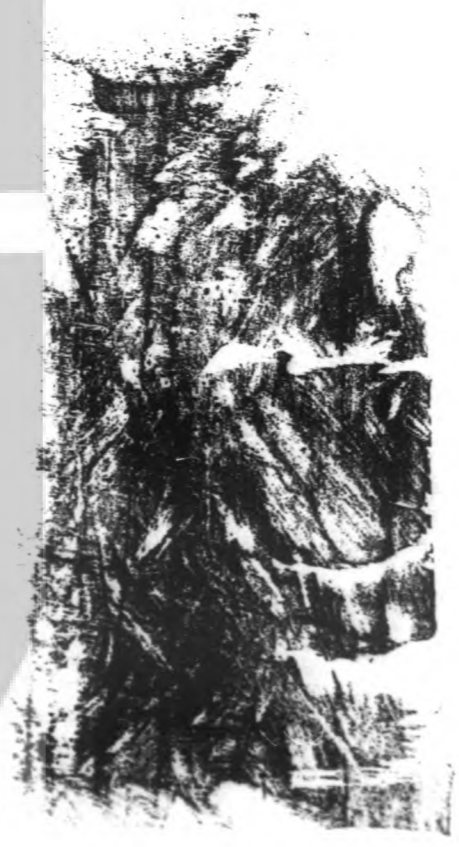


送琴師張弘道序 甲戌

樂何為而作也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宣天地之和而已先王之澤燥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平其情所謂天地之和者徃徃變為乖沴無可得而宣焉是以其器雖存其聲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侑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為絲屬可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少師揚續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澗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為江譜故澗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

以此觀之將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繁逝而上之
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
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為予言臨川玄妙觀道
士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為贈予將有所
贊於弘道今夫合木以為器綸絲以為弦其聲萬變
千化焉且聲之出也其果於木乎於絲乎於木耶無
絲不鳴於絲耶匪木無聲是何與古之樂作鳳來儀
獸率舞者勿論已後世蓋有精於此者亦能使惟裂
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卿雲出甘露降醴泉涌若此
者又何與是必有道矣弘道亦常思之乎思而得之

則子進乎技矣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乙亥

元統二年夏汝寧章侯以處州路萬戶鎮撫州出征
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
先還撫南豐曾君靜告於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
所習於先生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徭獠岨疆未息
請從君侯行侯曰諾於是與其素所交者別其友危
素為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於古也
豈欲浮湛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
時不可也今曾君有其時矣予嘗識章侯蓋精敏謙
和疏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

言言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族旅具糗糧以事夫
斬馘俘酋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
體至重也彼區區之倭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鬩竄曠
歲弥年而不解傷夷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耕者不
安於田里商賈不安於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
而人性之善蓋相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感畏死心一也今欲苗疇而獸獮之其
間豈無脅從誣枉而不能自有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
有可哀者矣為有司者盍亦自思其撫馴之果盡其
道與漸摩之果盡其術與抑未盡與計其民生長谿

峒之間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
震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者
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克國曰戰而有勝
非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生之書而知此誠誠
得馬一匹從以款若兵將元帥之命播_宣先朝廷德意
諭以禍福使之知恥而自新則長鎗大劍可以示弗
復用矣於是刻石以揚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
羣執事之功則曾君又能琢雕文章侈大而張皇之
顧不韙與顧不韙與若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
為曾君言也

送史縣尹詩序丙子

君子之於小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於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可為勢不可為而強為之時之不遇而強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於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房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猶甚焉無論其他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須咸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史苟非常學問者莫不願指氣使之至於郡之皂隸立亦平視

或反相訕侮送迎餽饈日無虛於斯時也欲少徇其
誅求而苟免於譴責遑遑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
知理喪其節而隨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
以為難也或曰此一縣爾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
洛陽泉之開封彼其貴冢大族相陵壓事又煩劇則
將不為乎吾以為不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泉之開
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雷霆
而飈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為縣則大不然上
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疆者得以把握之甘心
於汙穢枉己而從人者可幸無事若稍鼓其才智襟

其操行毀辱不旋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
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於明哲保身之道亦靡不
盡焉烏乎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遠絕哉若
真定史君景讓昔之令宗仁也粒粟縷絳以上無所
受於人家種田於沔陽收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
士吳先生^歸題老宗仁函稱君以為今之廉吏也世豈
易得哉及調臨川猶在宗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
者吾不敢不勉為之若其勢有不可為者詎可易而
為之哉是以終三年而上無所追責下服其長厚今
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留作歌詩以送焉予聞察有

司有薦侯任風紀者丞民之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君歌之矣

送陳子嘉序

戊寅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
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為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
於小物故常近乎迂為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
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
相詬病若枘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
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
雲而起者衆多矣然皆布列乎朝廷以謀大事發大
議至於郡縣往往荷疆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
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

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為彼
胥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揚以南此輩嘗賤且阨於
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饑鷹之制韉其勢不
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權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
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輦轆鈐制其官長使聖君賢
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下播其下而疲癯殘疾鰥寡
孤獨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
校諸生彘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感可謂
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厓岸時與儒
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人顧不遑與茲不然則

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二論事乃擇其貪黠者黨
詐張肆其貪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
之學足以治其國家天下屈而居下常自悼笑不得
於山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回隱忍以自辱哉
甚者反舍其所學而以超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
其寔非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
也以禮下之事上以也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
澤者乎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羣進於有司可
得高第既而科廢舉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啓曰古

用字當是通字

用儒即名能任用儒生

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為彼
胥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揚以南此輩嘗賤且阨於
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饑鷹之制韉其勢不
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權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
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輦轆鈐制其官長使聖君賢
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不播其下而疲瘞殘疾鰥寡
孤獨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
校諸生叅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感可謂
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厓岸時與儒
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人顧不遑與其不然則

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二論事乃擇其貪黠者黨
詐張肆其貪噬者有為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
之學足以治其國家天下屈而居下常自悼矣不得
於山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回隱忍以自辱哉
甚者反舍其所學而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
其是非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
也以禮下之事上以也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
澤者乎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羣進於有司可
得高第既而科廢舉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
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

抱關伶官者為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
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後去
予嘉陳君積學而有才色溫而氣和故歷道其所聞
以送之使下以禮吾望於六安之大夫為事上以忠
吾望於陳君為請書以為序

釋涑翠屏文集序戊寅

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與生俱生
假使鐵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為之廢書而嘆詩云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豈不信夫
論者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小人
用事若福王趙忠定公以宗室為賢相擯死湖南一
時大賢君子相繼去國而吾朱子楚詞集注之作蓋
為此而深致意焉十萬世之下聞其事讀其書者感
慨係之矣而王之鄉人番易僧景洙後百餘年好表
其事不一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彜好德之善

昭明不昧其能然耶使洙師生於當時必能上疏正
言如四明揚文元公投劾去官如悉易柴獻肅公豈
不增夫綱常之重而公論不至若是其掩晦矣雖然
傳有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於既死則韓侂胄張
釜之徒死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豈不局促愧懼於
地下乎吁為人臣者亦可監哉奉定三年洙師示寂
又十年其徒伯玄掌書記於大龍翔集慶寺予來遊
海上過金陵暇日出洙師文集而觀之而嘆其於世
道有補焉玄之言曰洙師姓江氏蚤孤有賢母蠶績
以資其從師聞里有善記廬今月蝕詩者亦具禮幣

使造學焉其篤教類若此故師亦刻厲精勤六十餘
年不廢書史是以賅洽深實而尤邃於易玄將梓師
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傳之其志殆薄俗
所罕見故予為序云



Large stylized seal script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possib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